

木馬

一

C 今年六月裏在 K 市高等學校畢業了。前星期他到了東京，在友人家裏寄寓了兩個星期，準備投考理科大學。現在他致進了大學，此後他就要在東京長住了，很想找一個幽靜清潔的，能夠沈心用功的寓所。

歐洲大戰沒有發生之前，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比日本學生多錢，很能滿足下宿旅館主人的慾望，所以中國學生想找地方住也比較容易。現在的現象和從前相反了，住館子的留學生十個有九個欠館賬，都比日本學生還要吝嗇了，日本人見錢眼開，對留學生既無所食，自然不願收容中國人了。並且留學生也有許多不能叫外國人喜歡的

惡習慣，更把收容中國人的容積縮小了。中國人隨地吐痰吐口水的惡習慣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曉得了。

去年我在上野公園看櫻花，遇見三四位同胞在一株櫻花樹下的石椅上坐着休息。有一個像患傷風症，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咕嚕的一響，兩根半青不黃的鼻涕登時由鼻孔裏垂下來，在空氣中像扳子一樣的擺來擺去，擺了一會，嗒的一聲掉在地上。還有一位也像感染了傷風症，把鼻梁夾在拇指和食指之間，呼的一響，順手一捋，他的兩根手指滿塗了鼻涕，他不用紙也不用手巾拭乾淨，祇在櫻花樹上一抹，櫻樹的運氣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

我還在一家人專收容中國人的館子裏看了一件怪現象。我到那邊是採訪一位同學。那時候同學正在食堂裏吃飯，我便跑到食堂裏去，食堂中擺着幾張大檯，每張檯上面放着一個大飯桶，每個飯桶裏面

有兩個飯挑子。有幾位吝嗇的先生們盛了飯之後，見飯挑子上還滿塗着許多飯，便把飯挑子望口裏送。

還有許多不情願洗澡不情願換衣服的學生，髒得數不住的時候，便用洗臉盆向廚房要了約一千立方生的密達的開水拿回自己房裏，閉着門，由頭到胸，由胸到腹，由腹到腳，把一身的泥垢都擦下來。他們的洗臉帕像飽和着脂肪質粘液，他們的洗臉盆邊滿貯了黑泥漿。隨後他們便把這盆黑泥漿從樓上窗口一潑！坐在樓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學生嚇了一跳，他的書上和臉上濺了幾點黑水，氣惱不過跑去叫館主人上樓來干涉。

有了這許多怪現象，所以日本學生不情願和留學生同館子住。很愛清潔的留學生也受了這班沒有自治能力的敗類的累，到處受人排斥。不分好歪，有一位留學生搬進去，日本學生就全數搬出，所

以館子的主人總不敢招納中國人。

C 在學校附近問了幾間清潔的館子，都說不收容支那人，他傷心極了。他傷心的理由是館主人不說他一個不好，祇說支那人不好。他的頭腦很冷靜，他不因館主人不好便說日本人全體不好，他祇說東京人對待留學生刻薄，因為他在K市住了三年，K市的館子和人家都招待他不壞。

C 決意不在學校附近找屋子了，他也不想住館子了。他想在東京市外的普通民家找一個房子寄居，他近來在市外奔走了幾天，尋覓招租的房子。

C 走了三四天，問了十幾所房子，都沒有成功。有的是不情願租給中國人，有的是房租錢太貴，有的說不能代辦伙食，有的是C自己嫌房子太寬或太窄。到了最後那一天他在東京北郊找到了一所

房子。

館主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翁，他的家族共四個人。是他，他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小女孩兒。

「先生原籍是那處地方呢？」C的日本話雖然說得不壞，但館主人的大兒女像知道他是外國人。

「我是留學生。」

「啊！先生是由中華民國來的嗎？」

她翻轉頭來望着站在她後面的約三歲多的小女孩兒，很客氣的說。「貴翁是那一省呢？」她再希望她說，她像很知道中國情形似的。

「我是K省人。我來日本住了六七年了，日本的起居飲食我都慣了，這點要望貴主人了解。」C是驚弓之鳥，不待她質問，自己

先一氣呵成的說出來，可憐他怕再聽日本人說討厭中國人的話了。

『說那裏話！那一國人不是一樣？這點倒可以不必客氣。可是……：：：等我去問問我的老父親，想沒什麼不可以的。』她站起來跑進去了。那三歲多的小孩兒也帶哭似的叫着『媽媽』跟了進去。

C 在門口等了一會，那女人抱着小女孩兒再出來了。『那嗎請先生進來看房子麼？裏面懾得很，先生莫見笑。』『多謝，多謝。』C 一面除靴子，一面說。他心裏暗自歡喜，他到東京以來算是第一次聽見這樣誠懇的話。

二

館主人姓林，我們以後就叫他林翁罷。日本人的名字本來太贅，什麼『猪之三郎』，『龜之四郎』，不容易記，還是省點精神好些。C 常聽見林翁叫他的大女兒做瑞兒，大概她的名是瑞兒了。在他家

裏住了一星期，漸次和他們親熱起來。晚飯之後瑞兒常抱着她的女
孩兒過來閒談，才知道她的名叫瑞枝，她妹的名是珊枝，她的三歲
的女孩兒名叫美蘭。

「美蘭像我們中國女人的名，誰取的名？」

「是嗎！係貴國女人的名，是不是？」她笑着說。她不告訴她
誰替她的女兒取名。

林家的房子大小有四間，近門首一間是三舖席的房子，安設一
架縫衣車和幾件粗笨家具。靠三舖席的房子是一間六舖席的。她們
姊妹住在這房子裏。她們姊妹的房子後面有一間四舖半的房子，和
廚房相聯，是林翁的臥室。租給C的房子也是六舖的，在後面靠着
屋後的庭園，本來是他們的會客室。清貧的人家沒有許多客會；所
以空出來租給外人，月中收回幾塊錢房租。

瑞枝每日在家裏替人縫衣裳，大概裁縫就是她的職業了。林翁的職業是紙細工，隔一天就出去領些紙料回來做紙盒兒，聽說每日也有四五角錢的收入。除了星期日和祭日C差不多會不見瑞枝。瑞枝每日一早七點多鐘就梳好了頭，穿好了裙，裝扮得像女學生似的，就托着一個大包袱出去。要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得回來，門鈴响時，聽得見她的很嬌小的聲音說“Tada-ima” (Tada-ima, 是日本人出外回來對家家人的一種禮詞。) 隨後聽見她在房裏換衣裙，隨後聽見她在廚房裏弄飯吃——她的父親，姊姊和姪女兒先吃子，她回來得遲，祇一個人很寂寞的吃。瑞枝不很睬中國人，對中國像抱着一種反感，不很和C說話。C以後聽見瑞枝說瑞枝是到一家銀行裏當司書生，每日上午八點鐘至下午四點鐘在銀行裏辦事，每月二十多塊的薪俸。四點鐘以後就到一間夜學校上學，要九點多鐘才得回到家

裏，C心裏暗想「原來如此，她是個勤勉有毅力的女子，所以看起來時常奮鬥的我！」

瑞枝雖算不得美人，她態度從容，舉止嫺雅，也算一個端麗的女子。看她的年紀約摸有二十五六歲，C幾次想問她，又覺得唐突她，此刻還不知她多少歲數。家事全由她一人主持，她的父親，到妹妹的收入都全數交給她，由她經理。他們的生活雖然貧苦，但他們的家庭像很平和而且幸福。

瑞枝閒着沒有衣裳裁縫的時候，抱美蘭，坐在門前石砌上呆呆的凝視天際的飛雲。C祇猜她是因為沒有衣服裁縫，減少收入，所以發歎。美蘭是個很白皙可愛的女孩兒。她母親說她已滿二週年又三個月了。她的可愛的美態不因她身上的破舊衣服而損其價值。她學說話了，不過音節還不十分清楚。她還吃奶——她母親親說本

來可以斷奶，不過斷了奶之後，自己反覺寂寞。她給她的女兒吃奶算是一種對她的悲寂生活的安慰——，吃夠之後坐在她母親膝上發一種嬌脆而不清白的音調唱『美麗花，庫沙拉！……』（日語『櫻』之後發音爲『沙庫拉』）的歌，唱懶了伏在她母親胸上沉沉的睡下去。

聽說美蘭不會說話時，祇會叫『媽媽』和『啾』。『她叫母親做『媽媽』。』肚子餓的時候也叫『媽媽』。『啾』是她要大小便時警告她母親的感動詞。她一叫『啾』，『她的母親怕她的大便弄髒了衣裙，忙跑過來替她解除裙子。近來她能夠區別大小便，她用『啾』代表小便；要大便時另採用一個『啾』字。

美蘭不能一刻離開她的母親，像瑞枝一樣的不能離開她。瑞枝要做夜工，美蘭晚間睡醒之後摸不着她的媽媽時，便哭着叫『媽媽！

「叫過幾次不見了的母親過來，便連呼『噲！』，『噲！』，仍不能夠威嚇的媽媽，她的最後手段便是哭着呼『噲！』，『噲！』叫得她母親發笑。

她在美蘭家裏住久了，有時也帶美蘭到外邊頑。瑞枝要美蘭叫C做C叔父，美蘭便叫『C督布！C督布！』

瑞枝家裏的經濟程度像不能夠把美蘭養成一個天真爛漫活潑歡樂的女孩子。美蘭先天的不是神經質的，憂鬱寡歡的小孩子，她的境遇和運命把她造成一個很暗慘的女兒。她後來聽人說瑞枝年輕時是一個多血質的活潑的女兒，美蘭的生身父也是一個不管將來死活，只圖眼前快樂的享樂主義者；那嗎美蘭的憂鬱性質當然是她的運命和逆境造成了。

三

美蘭近來穿的是一件半新不舊的青色間紫花條的絨布衫，衫腳已經爛穿了幾個孔兒，聽說這件衫還是去年中年節隔鄰住的船長送給她的。還有一二件棉衣聽說是美蘭的生身父的友人的送禮。此外幾件家常穿的衣服都是由瑞枝自己的舊衣改裁的。瑞枝背着美蘭出去，在布衣店前走過的時候，美蘭忙伸出她的小指頭指着華彩的衣服說，

「啊！好看的！啊！美麗的！美兒要穿！美兒要穿！」美麗跟着她的媽媽稱自己做美兒，她拚命的抱着瑞枝的頸不肯放，要瑞枝停着足看那華彩的衣服。

「美麗的！美兒想要！」美蘭帶哭着說。

「媽媽今天不帶錢，美兒！明天再來買給你。」瑞枝臉紅紅的屈腰硬把美蘭馱了去。美蘭知道她媽媽又騙她了，在瑞枝背上復屈

不住的亂擺，不願離開那間布衣店，她哭了！美蘭回到家後還在哭，瑞枝抱着她也滴了許多眼淚，

『媽媽那裏來錢？美兒！』

瑞枝祇能夠買三角錢一對的木屐給美蘭穿，小屐的趾絆太窄，擦爛足趾皮，美蘭不願穿。她常拖着她媽媽穿的高木屐到外邊去耍。她看見鄰近小兒們穿的皮鞋，羨慕極了，也哭着叫『C 督布！美兒要喳喳穿！』鄰近的小兒穿着橡皮鞋走路時喳喳的響，所以美蘭叫橡皮鞋喳喳。C 買了一對給她，帶她到近郊的草場裏頭。美蘭高興極了，穿着『喳喳』在草場上蹦蹦跚跚的亂跑。這是C 最初的一次看見美蘭歡呼。

鄰近的小孩子們都有父親。每遇星期日他們的父親都攜着他們到浴室去洗澡，洗澡之後又買餅乾給他們吃。美蘭站在門首歪着頭，

望着幾個小孩子在她面前半跳半跑的口裏咬着糖餅走過去，美蘭祇把一個小指頭伸進口裏去把涎水挾出來。她望着他們跟着他們的父親高聲的歡呼爸爸，禁不住一對眼睛發焰。晚間C由學校回來了，美蘭牽着C的衣角呼爸爸，要C帶他出去買糖餅，急得瑞枝跑過來罵美蘭，

「C叔父喲！不是你的爸爸！」

「無父的小女兒！不是的，不認得生身父的小女兒！」賦有傷感性的C幾次要替美蘭流淚了。

瑞枝日間很忙，不能陪着美蘭頑。美蘭寂寞得很，便一個人拖着她母親穿的高木屐偷出去外邊耍，她看見外邊有小孩子聚着遊戲，便笑着走前去，想加進他們的團體。美蘭是不容易笑的，她這時候的笑是巴結他們，望他們允許她的加入。

附近的小孩子們都鄙薄她，侮辱她，罵她『沒爹仔』，罵她『私生兒』，罵她『雜種』！罵了之後還要打她，她常帶着滿臉的傷痕，哭着回來。總之，小孩子們歡喜的時候把，她來取笑開心；小孩子們爭鬥的時候，都把她來出氣，她是他們的氣袋。有時候瑞枝買些餅乾給她，她便拿去分送給附近的小孩子們，像弱國到強國去進貢。

『相依爲命』要算她們母女了！瑞枝常對C說，假使沒有美蘭，她的生存便無意味了。美蘭有時候從外邊回來，遇瑞枝不在家時，哀哭着尋覓。穿入廚房，跑入茅廁，還不見她媽媽時，便哭得天昏地暗。有時候哭進C的房裏來，『C督布！抱抱！看媽媽去！』所以美蘭不聽她媽媽的說話時，瑞枝便穿着屐去，對美蘭說『吵啲噠啦！』（日人別時用語）

有一天下午五點多鐘時候，C從學校回來了。美蘭拍着手在門前唱歌，

「桃太郎，桃太郎！爸爸買麵包，媽媽做衣裳！」

C心裏想美蘭的媽媽，果然不錯，會做衣裳，但「爸爸買麵包」却是個疑問。

「C督布！C督布！包包給我！包包給我！」美蘭望見C，不唱歌了，跑過來接C手中的書包。

C牽着美蘭的手待要進屋，忽然聽見後面有叮噠叮噠的響聲，忙翻轉頭來看，原來是一位巡警。叮噠叮噠响的是他佩的劍。巡警後面還有一位穿西裝的，C一眼就認得他是警察署裏的外務課刑事。他們看見C都行舉手禮，C也點點頭回了禮。警察在門首叫了一聲，瑞枝忙跑出來。

「對不起！那件事麼怎樣？還打算去麼？」刑事望着瑞枝，把帽脫下來，點一點頭。

「……………」瑞枝臉紅紅的望一望C躊躇着。C是很自重的走過一邊，把靴子除掉，彎一彎腰，跑進去了。美蘭緊緊的靠着母親的膝，目灼灼的望了刑事又望巡警。巡警用手托托美蘭的下顎，

「可愛的小姐！這就是督學官的小姐麼？這就是先生的小姐麼？小姐快要和爸爸會面了。」

「美兒沒爸爸！」美蘭翻着一對白眼答巡警。

「誰說的？」刑事笑着用手摸着美蘭的頭髮——金灰色的頭髮。

「媽媽說的！」美蘭更高聲的說。刑事和巡警都大笑起來；既有瑞枝滿臉通紅，低着頭。